

歷史空間

文：王兆貴

「好音」之過古今談

喜好音樂也算過失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我國古代，「好音」的確列為一大過失。不過，這裡說的「好音」是特指，既不同於時下流行的選秀節目「好聲音」，也不同於普羅大眾的休閒娛樂。從字面上說，這裡的「好」，不是一般的愛好，而是沉迷其中；這裡的「音」，不是一般的樂音，而是靡靡之音、亡國之音。這裡的「過」，也不是一般的「過」，而是韓非子批判的「十過」之一「誤國之過」。綜合起來看，古人所說的「好音之過」，是上升到理性高度的政治概念。

在我國古代，樂與禮同等重要，居於非常神聖的地位，故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中有「樂舞」，《禮記》中有「樂記」、《史記》中有「樂書」，在孔子的教學大綱「六藝」中，樂排在禮之後居於第二位。禮樂治國的思想也影響中國幾千年。先秦音樂理論專著《樂記》認為，音樂與政治是相通的。治世產生的音樂安樂，是因為政治和諧；亂世產生的音樂怨怒，是因為政治乖戾；國家瀕亡產生的音樂憂傷，是因為百姓艱難。但是，上述觀點還只是說，有甚麼樣的世道就會產生甚麼情調的音樂，並沒有論及沉迷於音樂歌舞的過錯和危害。那麼「好音之過」又從何說起呢？從古籍記載來看，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有兩件，一件發生在宮廷，稱作「平公好音」，一件發生在民間，稱作「桑間濮上」。

晉平公酷好飲宴聲色，尤其喜歡聽流行新曲。那一年，晉平公聽說楚靈王蓋了一座「天下第一台」的章華宮，頗為不忿，為顯示諸侯國盟主威風，他決定建造一座更加豪華的工程，以壓過楚國風頭。這座名叫虎祁宮的精美樓台落成之後，各國諸侯紛紛來賀。在慶典宴席上，衛靈公對晉平公說，途中得一新曲，願讓樂師演奏助興，晉平公求之不得。於是，師涓奉召登台，將他夜宿濮水之濱聽到的樂曲演奏起來。琴聲

婉轉哀怨，如泣如訴，晉平公聽得入了迷。曲未終，師曠趕忙制止說：這是亡國之音，不可再聽下去了，先聽到這首曲子的人，其國家之國力必定會被削弱。德薄之人就更聽不得，聽過之後必傷自身。平公問，你這話從何說起啊？師曠答，當年，師延被迫為紂王寫過靡靡之音，商紂王沉迷其中，不理朝政，結果為周武王所滅，師延投濮水自盡，這首曲子一定是在濮水邊聽來的。衛靈公和師涓對師曠的判斷非常驚訝，晉平公卻不以為然，說我平生所好的就是音樂，還是讓師涓奏完吧。結果呢，晉國大旱三年，顆粒無收，平公也因此病倒了。「好音」之過如此嚴重，在今天看來，不排除附會與巧合。就連《東周列國志》的作者都認為，這事說得有些玄，有些過分誇張了。

所謂「桑間濮上」，是說衛國的濮水之畔，土地平闊，氣候溫潤，桑樹遍野，很適合男女幽會，相邀唱和。與之相提並論的鄭國溱洧之濱，是鄭聲的發源地，也是古代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代表性場所。這兩個掌故並非野史傳聞，正規的典籍和志書均有記載，統稱為「鄭衛之音」。在正統思想文化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中，鄭聲衛樂迥異於經典雅樂，被統治集團、貴族宗室視之為靡靡之音、亂世之音、亡國之音，若沉迷期間，縱情聲色，於百姓而言，有傷風化，渙散民心；於君臣而言，荒廢政事，誤國傷身。那時雖然沒有「掃黃打非」這一說，但輿論批評也很厲害。儒家、法家都不讚賞「鄭衛之音」。孔子「惡鄭聲之亂雅樂」，竭誠反對「以邪奪正」。韓非子將「好音」列為君主常犯的十種過失之一，結論是「不務聽治而好五音，則窮身之事也」。意思是說，不致力於治理國家而沉溺於音樂不止，是使自己走上末路的事情。

所謂的「鄭衛之音」，大約類似於如今晉陝地區所說的「酸曲」，也有點像今天的流行歌曲，較之經典雅樂，其格調不是那麼「正經」，其情趣不是那麼「健康」，其旋律或是淒婉，或是哀怨，或是纏綿，甚或俚俗直露，輕薄浮艷，總之不登大雅之堂。那麼聽聽流行音樂，哼哼情歌小調，後果真有這麼嚴重嗎？有人說有，有人說無，至今仍有爭議。記得改革開放初期，由於文革中大唱革命歌曲的慣性使然，人們剛開始聽到流行歌曲時還有些惶惑，電影插曲裡首次出現「氣聲」唱法還被質疑和批評。那時，聽「靡靡之音」與聽「美國之音」一樣，都被看



■古代有「亡國之音」之說。

網上圖片

書若蟬蛭

文：葉輝

沒法把它記錄下來

話說那一年春天，一行六人到二王廟去，在江邊一起吃了一頓非常痛快的辣，司機蹲在石欄上抽煙，望着大夥兒的饞相發笑，大夥兒邀他一起吃，他說：「你們遊二王廟時，我已吃過了，二王廟還可以吧？」大男孩說：「也沒甚麼好看，只是旅遊書說有一座二王廟，就想看看；要是不來二王廟，也吃不到那麼過癮的抄手了。」

然後，司機指着那邊在維修的安瀾索橋，給大夥兒說了一個關於索橋的故事。話說很久以前，岷江在都江堰分為內江和外江，沒有橋樑，江面水流急激，有一個擅於撐舟子的人，乘機向渡江的人苛索錢財。

江畔住了一位教書先生，一次渡江，受苛索錢財之苦，於是決心要在江上築橋，造福鄉梓，後來他設計了一條用繩索絞竹編成的索橋，行人得以步行渡江，但橋上沒有欄杆，人行其上，橋身擺顫，有人因而失足墮江。撐舟子的人對教書先生早已含恨在心，於是向官府控告教書先生，指控他設計不善，罪同殺人，官府昏庸，遂判教書先生入獄。

教書先生的妻子參考丈夫的設計，日夕苦思，後來用鐵機造了一個索橋模型，並且用老鼠做實驗，改良橋的結構，試驗到老鼠過橋不墮，把索橋模型交給官府，由官府動員修建橋身，其夫也因而獲赦。索橋改良後就成了如今這樣子，人稱安瀾索橋，又叫夫妻索橋。

在都江堰遊玩時，安瀾索橋正在維修，沒機會打從橋上走過；然而在茂汶時，倒也一起走過類似的索橋，渡江時橋身顫悠悠的，腳下有虛浮的感覺。也見過另一種渡江的索道：一條鐵索橫架江面，上有滑輪，藏民徒手拉着滑輪下端的繩索，身體隨轉動的滑輪橫越江面，遠看有如武俠電影裡的俠士飛身渡江。

大夥兒吃過午餐後，都閒了下來，沿江散步，回望依山而築的二王廟，樓亭掩映於林木之間，外觀比在後門前所見有氣勢得多，但又覺得二王廟內部的佈局，比外觀更有趣，而在二王廟大門前看內江和堰堤，又比身在離堆時更能體會那山水相連的趣味。

二王廟建於玉壘山麓，離堆從玉壘山開鑿出來，懸於江中，本來是一項水利工程，實用意義大於一切，然而山水佈局卻在不經意中自成層次，裡外轉折，有各自獨立的風景，又恍如指臂相連，山不高卻可極目千里，水不壯寬卻變化多端，構成一片淳樸的山水人間。

於是，又想起有人忽爾背誦了阿什貝利的《在另一個時間裡》：「這幅肖像比你希望的/還要華而不實，但所有/主要的方面都在裡面：/那兒，你在瀑布底下彎腰，/佛佛在青苔中讀着/小小的符號，於是一切都甦醒過來，/但來得靜悄悄。沒有辦法把它記錄下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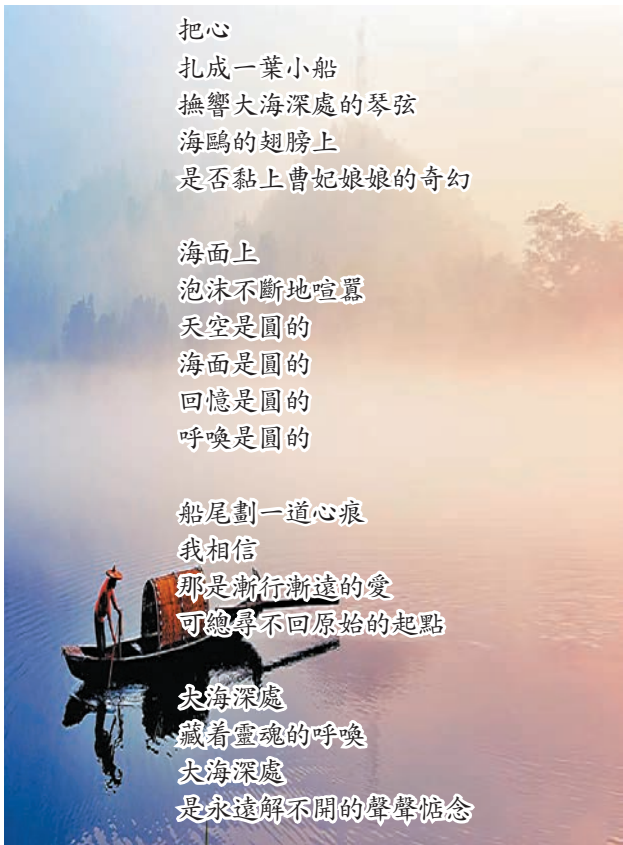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二王廟也許不是非到不可，可不到二王廟，都江堰和玉壘山大概只是一氣呵成的山水文章的片段，總不免是有句無章吧。

文藝天地

詩意偶拾

文：孫夢成

漸行漸遠的愛



把心
扎成一葉小船
撫響大海深處的琴弦
海鷗的翅膀上
是否黏上曹妃娘娘的奇幻

海面上
泡沫不斷地喧囂
天空是圓的
海面是圓的
回憶是圓的
呼喚是圓的

船尾劃一道心痕
我相信
那是漸行漸遠的愛
可總尋不回原始的起點
大海深處
藏着靈魂的呼喚
大海深處
是永遠解不開的聲聲惦念

試筆

老張頭是我本科時的一位老師，也是系裡出了名的嚴師。入學時就聽到傳聞——中文系有四大名捕，老張頭則是第一捕頭。

老張頭擔任我們的授課老師前，就曾在考場上有過一次遭逢。開考前，一陣不緊不慢的聲音從容地拂去了教室上空飄蕩着的紊亂喧鬧，「考試，是為了檢測學習情況，抓作弊，不是目的，是為了公平。為了我們每位同學的公平，請大家務必遵守考場紀律。現在，開始考試！」

講話的是一位身形瘦小的老先生。四方的臉頰，白皙的面容，方方正正的眼鏡，看上去很是整潔、規矩，泛白的雙臂使他不至於顯得過於嚴厲。耳畔極富穿透力的聲響與眼前瘦小的軀幹不甚相符，聲音裡鑄入了十足的力度，清晰地告訴在座的一百餘位考生，他是認真的，每個人也都聽得清楚——公平，絕對的公平。

老先生話音剛落，周圍便掀起了一陣波瀾：「唉，張捕頭……」

那天，考場上無人作弊，與考前的種種跡象着實不符。就在前一天晚上，同窗們還在以蠅頭小楷火急火燎地打着小抄，考試當天，他們還強忍着困意早早起床，瘋狂地佔領了考場兩側靠牆的黃金地段。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張捕頭著實厲害。

《現代漢語》是我們的必修課，三個學期的課程有兩個學期由老張頭擔任主講。老張頭的課沒有特別的要求，只是要求大家保持安靜。從小學到高中，安靜這個規矩立下了十餘年，在大學第一年

裡，這條規矩便被摧殘殆盡。大學裡，大家掙脫了條條框框的限制，對安靜熟視無睹，課堂上一百多個人，對於老師來說始終是陌生人，大家講起話來自然也就有恃無恐。老張頭要求安靜，絕對的安靜，用他的話說，「不隨意講話是為了不影響其他同學學習，也是對老師最基本的尊重。」每每聽到聲響，老張頭便停止講課，板起臉來，死死盯着聲音發出的地方，直至他確信不會再發出聲響。如是再三，老張頭的課靜了下來，這種熟悉的安靜有如久違的故人。有些規矩是不能丟的，面對這個倔老頭，我們這幫散漫無序的學生只得乖乖地收起了自己的陋習。

老張頭對自己的要求也近乎刻薄。讀了十幾年的書，遇到的老師不下半百，在這些老師中，老張頭的板書近乎完美。每堂課上，黑板上總會佈滿精緻的小楷，一筆一畫，方方正正，從未有過例外。黑板寫滿後，老張頭便從書包裡取出自己特意準備的黑板擦，一板一眼地擦起來。老張頭似乎有潔癖，擦上一兩遍總不大滿意，他總要擦上許多遍，直至尋不到絲毫粉筆的痕跡。老張頭擦黑板時，全班的同學都仰起頭，目不轉睛地盯着他，見證黑板上的字跡一點點消失，直到潔淨得讓我們驚嘆。

語言學的課程，理論性較強，不是很有意思，上座率一向低，許多老師經常點名，依舊阻擋不了翹課的勢頭。老張頭的課中規中矩，並無特別的吸引力，他也只是在每學期的末尾點一次名，算作平時成績，即便如此，上座率卻總是居高不下。

老張頭

文：胡居魁（復旦大學）

室友A是個翹課大戶，常被輔導員抓到辦公室談話。在健忘的A那裡，談話是沒有任何實效的，眾多老師的課，都悉數被列入備翹的大名單，惟有老張頭的課是個例外。老張頭任教的兩個學期裡，A一反常態，恭恭敬敬地把課程表貼到床頭，課程表上，有兩道螢光筆標示出的鮮紅粗線，線條上清清楚楚地顯示着老張頭的上課時間。一次，我問A為何不翹了，A道：「感覺對不住老張頭，心裡有愧，待在床上也睡不踏實。」老張頭曾說，如有特別緊急的事情，可以缺課，但心要在他那裡。A這個沒心沒肺的人竟也被他降伏了。

第二學期課程伊始，老張頭點了B的名字，剛剛結束補考的B惶恐作答。老張頭說：「上學期整體情況較好，只有B同學沒有及格，他考了56分，差得有點多，我沒讓他過，這次補考，得了58分，點名算作兩分。」B鬆了口氣，終於低空飄過了。

最後一堂課上，老張頭照例講完了課程內容。擦淨了黑板後，微微一笑，「我希望我的人生，大家的人生，像我的黑板一樣乾淨！」台下的我們笑成了一片，紛紛鼓掌。

畢業多年，和室友A小聚，無意中提起老張頭。A感歎道：「本科時沒學到甚麼東西，只有《現代漢語》是用心學的，刻在腦子裡了。知道我最驕傲的事情是甚麼嗎？我的《現代漢語》是靠着自己一次性通過的！」A有些激動，「我之前特別討厭那個倔老頭，那麼較真兒幹甚麼？畢業這幾年，我還挺懷念他的，他活得很認真！」

手寫板

傷心雜技

公園的一隅有一棵大樹，大樹下是一片開闊地，開闊地鋪着化纖地毯，暗紅色的，很舊很髒，地毯靠樹處橫七豎八置着鑼啊、鼓啊、長長的獨輪腳踏車、一摞搪瓷碗、大酒罈、以及別的甚麼東西；地毯外一圈參差擺着十幾張長條凳。抬眼處一條舊橫幅：雜技表演。

為了招攬遊客，這座主題公園有多處現場表演，雜技表演是其一，估計是有價的，各處現場表演能從公園的門票收入中分得一點微利，遊人寥寥，公園門票收入有限，他們分得的報酬就更有限。公園和表演者互相依存、慘淡經營。

秋風瑟瑟，遊人不多，各表演點不免蕭條，雜技表演點也顯得清冷。好在是定時表演，可以從容應對，所以，幾位雜技演員百無聊賴坐在不遠處的草坪上休憩着，那個剃着桃子頭的男孩了無心事地翻着筋斗。我留意到總共四位雜技演員是一家子，父母兒女。父母相貌不差，所以姐弟倆長相肖其父母，俱眉清目秀，只是長年累月走江湖，每個人臉上已然風霜在

刻。我坐在長條凳上守候着開場鑼鼓響起，我要近距離欣賞一下城市裡幾乎絕跡的那種走江湖的家班雜技。

記得從前，城市裡走江湖的家班雜技並不少，一家大小、擔着道具、走街串巷，尋一塊隙地就擺開場子，城裡人鄙之為「弄缸弄髻」，多為江北和安徽人所為。那是很苦的營生，窮地苦人家，從小就苦練，非常人所能忍受，外出開碼頭又餐風宿露，還常常遭人白眼，是三教九流中最末等的行業。所以城裡人家家常用這樣的話來嚇唬自家的孩子：「不聽話，送你去弄缸弄髻！」還有更令人駭怕的，說是弄缸弄髻班子會把拐來的小孩裝在髻裡餵養，只露出個腦袋，使其只長腦袋不長身體，一旦把髻打破，便造就了一個大頭小身體的怪物，用來展覽賺錢。那是很形象很恐怖的教育，挺管用，孩子們聽到這樣的教訓，便不敢調皮撒野，這就是我孩提時對「弄缸弄髻」家班的最初認識。不知多少年沒見過此類家班雜技的表演了，此番在公園不期而遇，不能不產生濃濃的興趣，

我要看看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他們是如何情狀？

到點了，一家四口走到樹下敲起了鑼鼓，遊人們聞聲聚攏而來，好不容易聚攏來二三十位遊人，他們便開始表演。節目無甚新意，每人的個人技巧倒不差，女孩的高車踢碗隻隻準確到位，叮噠作聲，十餘隻搪瓷碗和最後一把調羹穩穩地踢頂在頭頂，即使專業雜技團的演員也未必有此把握。男孩的「山上吊」也驚險好看——大樹高枝掛下的一根繩子牽住男孩，男孩以頭倒立在長竹竿頂端，那長竹竿由父親扛定。這款只有從前在街頭雜技表演才能見着的傳統節目今天在眼前呈現，我不由連連叫好，也為男孩的安全捏一把汗。接下來是母親蹬大酒罈，蹬來張弛有度，極富節奏感，蹬着，便換蹬人，蹬一根大竹竿，旋轉着蹬，那大竹竿兩端裝着鞦韆架，姐弟倆在鞦韆架上做着造型。這款節目也久違了，想必現在專業雜技團的演員也不見得有這樣的功力。

都是些傳統的節目，有的似不登大雅之堂，但都一目了然，原汁原味不摻假，是真功夫、真雜技，然而

最後一個壓軸節目竟過了頭，所謂顯示女孩的腰功——那十幾歲的少女手腳撐地，腰腹部朝天，弓成一座橋形，男孩倒立在母親的肩頭，母親一下站到了女孩的腰腹上，天，女孩稚嫩的腰腹部能經得起這二百多斤的份量！我不禁掩面……

掌聲和叫好聲響成一片，人們紛紛給他們扔錢。我也扔了錢，但心裡不是滋味，我想，恐怕就是這殘酷的一幕真正打動了觀眾，令他們不由自主掏了腰包。也正因為觀眾出於同情而施捨了，遂令這雜技家班保留了那個殘酷的節目，屢表演，屢奏效。可見，同情和施捨有時會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啊。



■街頭雜技有時看了叫人心酸不已。 網上圖片

文：吳翼民